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下

裴懷古　張知謇兄知玄 知晦 弟知泰 知默

楊元琰　倪若水　李澣

陽嶠　宋慶禮　姜師度

强循 和逢堯　潘好禮　楊茂謙
楊瑒　崔隱甫　李尚隱
呂諲　蕭定　蔣沇
薛珏　李惠登　任迪簡
范傳正　袁滋　薛苹
閻濟美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也儀鳳中詣闕上書授下邽主簿長壽中累轉監察御史時姚嶲蠻首反叛詔懷古往招

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魁首處其居人而還鑾夷荷恩立碑頌德時恒州鹿泉寺僧淨滿為弟子所謀密畫女人居高樓仍作淨滿引弓而射之藏於經笥已而詣闕上言僧呪詛大逆不道則天命懷古按問誅之懷古究其辭狀釋淨滿以聞則天大怒懷古奏曰陛下法無親踈當與天下畫一豈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今慎守平典雖死無恨也則天意乃解

聖歷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庭默啜立知微為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偽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懷古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不避也乃禁錮隨軍因挺身奔竄以歸拜祠部員外郎時姚嶲蠻首相率詣闕頌懷古綏撫之狀請為牧守以撫之遂授姚州都督以疾不行轉司封郎中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

為吏人侵逼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神明況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羣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嶺外悉定復歷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為人吏所慕神龍中還左羽林大將軍行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人聞懷古還老幼相携郊野歡迎時崔宣道代懷古為并州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懷古恐傷宣道

之意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愈衆其爲人所思如此俄轉幽州都督徵爲左威衛大將軍尋卒

張知謇蒲州河東人也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踈朗曉於玄理清介自守故當時名公爭引薦之遞歷畿赤知謇知泰知默調露後又歷臺省知謇天授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晉洺宣貝十一州刺史所涖有威嚴人不敢犯通天中知泰爲洛州司馬知默爲秋官郎

中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賜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昆弟可謂兩絶時人稱之尋以知泰爲夏官地官侍郎益州長史中臺右丞初知謇爲房州時中宗以廬陵王安置房州制約甚急知謇與董玄質崔敬嗣相次爲刺史皆保護供擬豐贍中宗德之及神龍元年中宗踐極自貝州追知謇爲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

漁陽郡公鬚髮華皓同貴於朝時望甚美之知泰以忤
武三思出為并州刺史天平軍使仍帶本官尋又為魏
州刺史景龍二年卒優詔褒贈謚曰定時知謇為洛州
長史東都副留守又歷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
大理卿致仕開元中卒年八十知謇敏於從政性亮直
不喜有請託求進無才而冒位者故子姪經義不精不
許論舉知默常與來俊臣周興等同掌詔獄陷於酷吏
子孫禁錮知泰開元中累贈刑部尚書特進知玄子景

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至大官門列棨戟

楊元琰虢州閿鄉人隋禮部尚書希曾孫也初生時數歲不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長偉姿儀以器局見稱初為平棘令號為善政載初中累遷安南副都護又歷蘄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涼梁二都督荆府長史前後九度清白昇進累降璽書褒美長安中張柬之代元琰為荆州長史與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議諸武擅權之狀元琰發言慷慨有匡復之

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至都柬之謂曰記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細也乃結元琰與李多祚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及事成加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食實封五百户仍賜鐵劵恕十死俄而張柬之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搆元琰覺變奏請削髮出家仍辭官爵實封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剃却胡頭豈不妙也元琰多鬚類胡暉以此言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

請不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竟以先覺獲全尋加紫金光祿大夫轉衛尉卿明年李多祚等被誅元琰以曾與多祚同立功亦被繫獄問狀賴中書侍郎蕭至忠保明之竟得免罪又轉光祿卿景龍中抗疏請削在身官爵廻贈父官中宗許之乃追贈其父越州長史睿宗即位三遷刑部尚書改封魏國公開元初拜太子賓客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子仲嗣容州刺史仲昌吏部郎中

倪若水恒州稾城人也開元初歴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間稱詠不已四年𤣥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鵁鶄等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若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竒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逺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

以鳳皇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鵷鸖鸂鶒曷足貴也陛
下昔潛龍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
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
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賤命常欲殺身以効忠
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望庭闕敢布腹心直言
忤旨甘從鼎鑊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
識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卿
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以方面之權果

能開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言尋入拜户部侍郎七年復授尚書右丞卒

李濬隴西人祖世武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上在東宫選為太子中允又出為麟州刺史政有能名開元初置諸道按察使盛選能吏授濬潤州刺史江東按察使累封眞源縣子州人孫處玄以學行著名濬特加禮

異累表薦之仍令子麟與之結交處玄竟稱疾不起濬尋拜虢潞二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劒南節度使攝御史大夫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八年卒官贈戶部尚書謚曰成子麟自有傳

陽嶠河南洛陽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齊右僕射休之玄孫也儀鳳中應八科舉授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桓彥範為左御史中丞袁恕己為右御史中丞爭薦嶠請引為御史內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嶠不樂搏

擊之任謂彥範等曰聞其不情願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願唯不情願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再思然其言擢為右臺侍御史景龍末累轉國子司業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為稱職奏修先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睿宗即位拜尚書右丞時分建都督府以統外臺精擇良吏以嶠為涇州都督府尋停不行又歷魏州刺史充兖州都督荊州長史為本

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聞魏州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為學官皆稱名儒時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嶠素友悌撫孤姪如已子常謂人曰吾雖位登方伯而心不異於曩時一尉耳識者甚稱歎之尋以年老致仕卒于家謚曰敬

宋慶禮洺州永年人舉明經授衛縣尉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厥特召慶禮以謀其事慶禮雅有方略彥範甚禮之尋遷大理評事仍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罷鎮兵五千人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

翮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欵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州於舊城侍中宋璟固爭以為不可獨慶禮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并招輯商胡為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慶禮為政清嚴而勤於聽理

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然好興功役多所改更嘗於邊險置穽立槍以邀賊路議者頗嗤其不切事也七年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議曰宋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案謚法好巧自是曰專請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慶禮在人苦節為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戸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遽稼穡為艱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

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
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
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故二十年間有
事東鄙僵屍暴骨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
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
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禀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鼛鼓親
總其役不惩所慮俾柳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
疾蓋為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歳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

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掎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星彼都緊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迹以制其實貶其謚以徇其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玉又詣闕稱冤乃謚曰敬

姜師度魏人也明經舉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為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師度勤於為政又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漲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艱粮運者至今利焉尋加銀青光禄大夫累遷大理卿景雲二年轉司農卿開元初遷陜州刺史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拜師度為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

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再遷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内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尋遷將作大匠明年左拾遺劉彤上言請置鹽鐵之官收利以供國用則免重賦貧人使窮困者獲濟疏奏令宰相議其可否咸以為鹽鐵之利甚裨國用遂令師度與户部侍郎强循並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計

會以收海内鹽鐵其後頗多沮議者事竟不行師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餘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傳之以為口實

强循者鳳州人亦以吏幹知名官至大理卿又有和逢堯者岐州岐山人性詭譎有辭辯睿宗時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許之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充使報命既

至虜庭默啜遣其大臣謂逢堯曰敕書送金鏤鞍檢乃銀胎金塗豈是天子意為是使人換却如此虛假公主必應非實請還信物罷和親之事遂策馬而去逢堯大呼命左右引馬廻謂曰漢法重女壻令送鞍者秖取平安長久之義何必以金銀為升降耶若爾乃是可汗貪金而輕銀豈是重人而貴信默啜聞之曰承前漢使不敢如此不可輕也遂設宴備禮逢堯又說默啜令裹頭著紫衫南面再拜遣子隨逢堯入朝逢堯以奉使功驟

遷戶部侍郎壽以附會太平公主左遷朗州司馬開元中累轉栢州刺史卒于官

潘好禮貝州宋城人少與鄉人孟溫禮楊茂謙為莫逆之友好禮舉明經累授上蔡令理有異績擢為監察御史開元三年累轉邠王府長史俄而邠王出為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邠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遊觀好禮輒諫止之後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好禮遂臥於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王

何得非時將此惡少狗馬踐暴禾稼縱樂以損於人請先蹋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為也王慙懼謝之而還好禮尋遷豫州刺史為政孜孜而察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猒其苛察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好禮謂曰國法須平汝若經業未精則不可妄求也乃自試其子經義未通好禮大怒集州寮笞而枷之立於州門以徇於衆俄坐事左遷溫州別駕卒好禮常自以直道不附於人又未嘗叙累階勲服用麤陋形骸土木議者亦嫌其邀

名
楊茂謙者清河人竇懷貞初為清河令甚重之起家應
制舉拜左拾遺出為臨洺令時洺州稱茂謙與清漳令
馮元淑肥鄉令韋景駿皆有政理之聲茂謙以清白聞
擢為秘書郎時竇懷貞為相數稱薦之由是歷遷大理
正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
司馬張懷玉本同鄉曲初善而末隙遂相糾訐坐貶桂
州都督尋轉廣州都督以疾卒

楊瑒華陰人高祖縉陳中書舍人以辭學知名陳亡始自江左徙關中祖琮絳州刺史瑒初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為人寃抑不知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徵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朝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

於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一切免之瑒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開元初遷侍御史時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瑒與御史大夫李傑將糾劾之傑反為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糺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瑒歷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上曾於延英殿召中書門下與諸司尚書及瑒議戶口之事瑒因奏人間損益甚見嗟賞時御

史中丞宇文融奏括戶口議者或以為不便勑百寮省
中集議時融方在權要公卿已下多雷同融議瑒獨與
盡理爭之尋出為華州刺史十六年遷國子祭酒表薦
滄州人王廻質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經學
優長德行純茂堪為後生師範請追授學官令其教授
以獎儒學之路及追至廻質起家拜諫議大夫仍為皇
太子侍讀履忠以年老不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家
子路直弘文館教授瑒又奏曰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

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毎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絶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絶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望請能通周儀禮公羊穀梁者亦量加優奬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由是生徒為瑒立頌於學門之外再遷大理卿以老疾辭職二十三年拜左

散騎常侍尋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瑒常嘆禮儀廢絶雖士大夫不能行之其家子女婚冠及有吉凶之會皆按據舊文更為儀注使長幼遵行焉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散騎侍郎儦之曾孫也祖濟太子洗馬父元彦太平令隱甫開元初再遷洛陽令理有威名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十二年入為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諶為御史大夫時中書令張說當朝用事隱甫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

劾其犯狀說遂罷知政事隱甫在職强正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别置臺獄有所鞫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為不便遂掘去之又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略無承禀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羣寮側目是冬勑隱甫校外官考舊例皆委細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

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帝嘗謂曰卿為御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隱甫既與張說有隙俄又遞為朋黨帝聞而惡之特免官令歸侍母歲餘復授御史大夫遷刑部尚書母憂去官二十一年起復太原尹仍為河東採訪處置使復為刑部尚書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車駕還京以隱甫為東都留守為政嚴肅甚為人吏之所嘆服尋卒

李尚隱其先趙郡人世居潞州之銅鞮近又徙家京兆

之萬年弱冠明經累舉補下邽主簿時姚珽為同州刺史甚禮之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時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鄭愔同時典選傾附勢要逆用三年員闕士庶嗟怨尋而相次知政事尚隱與同列御史李懷讓於殿庭劾之湜等遂下獄推究竟貶黜之時又有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稱其妖逆詔御史按覆之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嘆曰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為申明

哉遂越次請往竟推雪李師等奏免之俄而崔湜鄭愔等復用尚隱自殿中侍御史出為伊闕令懷讓為魏縣令湜等既死尚隱又自定州司馬擢拜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擢拜兵部員外郎尚隱累遷御史中丞時御史王旭頗用威權為士庶所患會為讐者所訟尚隱按之無所容貸獲其姦贓鉅萬旭遂得罪尚隱尋轉兵部侍郎再遷河南尹尚隱性率剛直言無所隱處事明斷其御下豁如也又詳練故事近年制勑皆暗記之所

在稱為良吏十三年夏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左遷桂州都督臨行帝使謂之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以慰之俄又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略使及去任有懷金以贈尚隱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易非為慎四知也竟不受之累轉京兆尹歷蒲華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高邑伯入為大理卿代王鉷為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多引小人為其屬吏隱盜錢穀積至累萬

尚隱又舉按之思問遂流嶺南而死尚隱三為憲官輒去朝廷之所惡者時議甚以此稱之二十四年拜戶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八年轉太子賓客尋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呂諲蒲州河東人志行修整勤於學業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楚賓家富於財諲娶其女楚賓及子震皆重其才厚與資給遂遊京師天寶初進士及第調授寧陵尉本道採訪使韋陟嘉其才辟為支使隴右河西節度

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累兼衛佐太子通事舍人諲性謹守勤於吏職雖同寮追賞而塊然視事不離案簿翰益親之累兼虞部員外郎侍御史祿山之亂哥舒翰敗肅宗即位于靈武諲馳赴行在內官朱光輝李遵驟薦有才帝深遇之超拜御史中丞進奏無不允從幸鳳翔遷武部侍郎賜金紫之服十月克復兩京詔諲與三司官詳定陷賊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罪戾輕重諲用法太深君子薄之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知門下省事七月丁丑憂免十月起復授本官兼充度支使遷黄門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賜門戟既立於第門或謂諲曰吉慶之事不宜凶服受之諲遂權釋縗麻當中而拜人皆笑其失禮累加銀青光禄大夫東平男諲既為相用妻父程楚賓為衛尉少卿子震為員外郎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諲昵之有納賂於上言求官者諲補之藍田尉五月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令從官食之諲坐貶太子賓客七月授

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忠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諲至治所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九月勑改荆州為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衝又析江陵置長寧縣又請割潭衡連道邵柳涪等七州隸江陵府先是張惟一為荆州長史已為防禦使陳希昂為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為藩衛有年遂金仕至將軍為惟一親將與希昂積憾率兵入惟一衙索遂金之首惟一懼即令斬首與之自

是軍政歸於希昂及諲至奏追希昂赴上都除侍御史出為常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希昂路由江陵諲伏甲擊殺之部下皆斬積屍於府門府中慴服始奏其罪又妖人申泰芝以左道事李輔國擢為諫議大夫輔國奏於道州界置軍令泰芝為軍校誘引羣蠻納其金帛賞以緋紫用囊中勑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作剽碤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鼎忿之因泰芝入奏至長沙縶之首贓巨萬及左道文記一

時搜獲遣使奏聞輔國黨奉芝奏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令荆南府按問諲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鞫之諲上疏論其事肅宗怒流郢於建州承鼎竟得雪後奉芝竟以贓敗流死人重諲之守正其剛斷不撓皆此類也初諲作相與同列李揆不協及諲被斥二年以善政聞揆惡之因言置軍湖南不便又使人往荆湖密伺諲過諲知之乃上疏論揆揆坐貶袁州長史諲素羸疾元年建卯月卒贈吏

部尚書有司謚曰肅故吏度支員外郎嚴郢請以二字曰忠肅博士獨孤及堅議以肅為當從之謚在台司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為良守初郡人立祠謚歿後歲餘江陵將吏合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大立祠宇四時祠禱之

蕭定字梅臣江南蘭陵人左僕射宋國公瑀曾孫也父恕虢州刺史以定贈工部尚書定以蔭授陜州參軍金城丞以吏事清幹聞給事中裴遵慶奏為選補黜陟使

判官廻改萬年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員外郎左右司二郎中為元載所擠出為秘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歴信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所涖有政聲大歴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為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戸口增加定又冠焉尋遷戸部侍郎太常卿朱泚之逆變姓名藏匿里閭京師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師興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加贈太子太師

蔣沇萊州膠水人吏部侍郎欽緒之子也性介獨好學早有名稱以孝廉累授洛陽尉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天寶中長史韓朝宗裴迥咸以推覆檢勾之任委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為羣寮楷式乾元後授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誡軍吏曰蔣沇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為名人所

知如此稍遷長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時元載秉政廉潔守道者多不更職沇以故滯於郎位久不徙官大歷十二年常衮以羣議稱沇屈擢拜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尋遷刑部侍郎刪定副使改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為稱職建中元年冬鑾駕幸奉天沇奔行在為賊候騎所拘執欲以偽職誘之因絶食稱病潛竄里閭間京師平肯蒙旌擢拜右散騎常侍尋以疾終年七十四追贈工部尚書

薛珏字溫如河中寳鼎人祖寳胤邠州刺史父紘蒲州刺史珏少以門廕授懿德太子廟令累授乾陵臺令無幾拜試太子中允兼渭南尉奏課第一聞歲復以清名尤異聞遷昭德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珏固讓不受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遥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廝役者三千户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羸為觀察使誣奏左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

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淮南李承以玨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玨硤州之廉清使淮南盧翰以玨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統行軍司馬無幾李希烈自汴州走除玨汴州刺史遷河南尹入統司農卿當是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者殆有百人有詔令與羣官詢考及延問人間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什纔一二宰相將以辭策校

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為心執政卒無難之皆叙進官頗多稱職貞元五年拜京兆尹珏剛嚴明察練達法理以勤身率下失於纖巧無文學大體八年坐賔叅改太子賔客無幾除嶺南節度觀察使以疾卒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有子存慶自有傳

李惠登平盧人也少為平盧裨將安祿山反遂從兵馬使董秦海轉收滄棣等州輕師遠鬬賊不能支史思明

反復陷于賊脫身投山南節度使來瑱奏授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隨州貞元初舉州歸順授隨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之後野曠無人惠登朴素不知學居官無扳萃率心為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閒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及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為上郡加檢校國子祭酒及卒加贈洪州都督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及景略卒衆以迪簡長者議請爲帥監軍使聞之拘迪簡於別室軍衆連呼而至發戶扃取之表聞德宗使察焉具以軍情奏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再加常侍追入拜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及張茂昭去易定以

廸簡為行軍司馬旣至屬虞候楊伯玉以府城叛俄而衆殺之廸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廸簡攻殺之乃得入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廸簡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廸簡乃安其位三年以疾代除工部侍郎至京竟不能朝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

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戶部員外郎與郡

人李華敦交友之契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員外郎出為歙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歷三郡以政事脩理聞擢為宣歙觀察使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里第過侈薄之因拜光祿卿以風恙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飭及為廉察頗事奢侈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褐衣時遊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

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也弱歲強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來依焉每讀書玄解旨與結甚重之無何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授試校書郎何士幹鎮武昌辟為從事累官詹事府司直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冤竟出之御史中丞韋紹聞之薦為侍御史轉工部員外郎貞元十九年韋皋始通西南蠻夷酋長異牟尋貢琛請使朝廷方命撫諭選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遐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甚嘉之以本官兼御史

中丞持節充入南詔使未行遷祠部郎中使如故來年夏使還擢為諫議大夫俄拜尚書右丞知吏部選事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以寛易清簡為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為本人甚愛之然百姓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償之徵拜金吾衛大將軍耆耋鰥寡遮道不得進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上始監國與

杜黃裳俱為相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擁兵擅命滋持節安撫行及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劒南西川節度使百姓立生祠禱之徵拜戶部尚書連為荆襄二帥改彰義軍節度隨唐鄧申光等州觀察使逆賊吳元濟與官軍對壘者數年滋竟以淹留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工篆籀書雅有古法因使行著雲南記五卷嘗讀劉暉悲甘陵賦嘆其褒善懲惡雖失春秋之旨然其文

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子都仕至翰林學士

薛苹河東寶鼎人也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尤課擢為湖南觀察使又遷浙江東道觀察使以理行遷浙江西道觀察使廉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因加賜朱紱然後解去苹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禄悉以散諸親族故人子弟除左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苹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

高之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閻濟美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有長者之譽自婺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復為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所至以簡澹為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入拜右散騎常侍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為秘書監以年及懸車上表乞骸骨以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累有進改及歿于家年九十餘

贊曰聖人造世才傑濟時在理致治無為而為坑隍非

議簡易從規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上

來俊臣　周興　傅遊藝

丘神勣　索元禮　侯思止

萬國俊　來子珣　王弘義

郭霸　　吉頊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仗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蓋仁義既廢然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既衰而酷吏為用於是商鞅李斯譎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畀臣奮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謂之苛法降及兩漢承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後有董宣陽球之屬肆其猛雖然異代亦克

公方天下之人謂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網既密而姦不勝矣夫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唐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逮則天以女主臨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之屬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於懷忠蹈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武后因

之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為用斯害也已遂使酷吏之黨横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貴從其欲毒侈其心天誅發於脣吻國柄秉於掌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哉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國家行斧鉞之誅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塚揭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

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唯數
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爲幸矣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
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況乎樂觀時變忞懷陰賊斯
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效於斯者中興四十
載而有吉溫羅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虛
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比周惡黨勦絶善人屢撓
將措之刑以傷太和之氣幸災樂禍茍售其身此又來
索之罪人也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既爲禍始必以

凶終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跆其跡者卒以誅夷非不幸也嗚呼執愚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人報應豈虚也哉俾千載之後聞其名者曾虺豕之不若悲夫昔春秋之義善惡不隱今為酷吏傳亦所以示懲勸也語曰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友遂通其妻因樗蒱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

入操門時先已有娠而生俊臣凶險不事生產反覆殘害舉無與比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鞫遂妄告密召見奏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告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得申則天以為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二年擢拜左臺御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

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處别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下仍皆云請付來俊臣推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於麗景門别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

中以火圜遶炙之並絶其粮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絶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

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僶俛閱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襲以至于族與其家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如意元年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宏司賓卿崔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家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降勅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及脅仁傑等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

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寛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時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止焉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寃苦置于綿衣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

綿德壽不復疑矣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子弟訟冤何故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視之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綝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為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

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家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寃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

贓為衛吏紀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為同州叅軍逼奪同列叅軍妻仍辱其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尉擢拜洛陽令司農少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寃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劉思禮等有異謀明堂尉吉頊知之不自安以白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輩俊臣將擅其功復羅告

項得召見僅而免俊臣先逼妻太原王慶詵女俊臣與河東衛遂忠有舊遂忠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嘗攜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紿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宅慢罵毀辱之俊臣恥其妻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相掎摭則天屢保持之而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競剮其肉斯須盡矣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曰國之

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其政乃虧劉光業王德壽王
處貞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賤職姦吏險夫以
麤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
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寃濫之聲盈於海
內朕唯布新澤恩被人祇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
五人積惡成釁並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所
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
其官蔭劉景陽身今見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

罰宜從貶降以雪寃情可棣州樂單縣員外尉自今內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刺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隨意如酷吏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其身已死自垂拱已來枉濫殺人有官者並令削奪唐奉一依前配流李秦授曹仁哲並與嶺南惡處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諶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

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仁敬唐奉一來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近任

周興者雍州長安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為尚書省都事累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

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屬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勣同下獄當誅則天特免之徙於嶺表在道為讐人所殺

傅遊藝衞州汲人也載初元年為合宫主簿左肅政臺御史除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悅擢為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五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兄

神童爲冬官尚書兄弟並承榮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知政事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爲其所發伏誅時人號爲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緑及於朱紫也希則天旨誣族皇枝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初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於是萬國俊輩恣斬戮矣

丘神勣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永淳元年爲左金吾衛將軍弘道元年高宗崩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既

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為左金吾衛將軍深見親委受詔與周興來俊臣鞫制獄俱號為酷吏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以神勣為清平道大總管尋而冲為百姓孟青棒吴希智所殺神勣至州官吏素服來迎神勣揮刃盡殺之破千餘家因加左金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十月下詔獄伏誅

索元禮胡人也先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為名則天震怒又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旨

告事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千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為殺戮者數千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廩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誘之貴以威於遠近元禮尊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

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承接強梁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鄰穢溺曾不聊生號為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

者付令推徽訊動以採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由是制獄稍息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

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教曰在上知侯大無宅儻以諸役官宅見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即奏云諸反逆人臣

惡其名不顧坐其宅則天復大悅思澤甚優思止既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即殺琅邪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奴常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為鐙所挂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

不以鋸截將無為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効之以為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時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勑政事商量鳳閣侍郎

李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乎竟為李昭德榜殺之

萬國俊洛陽人少譎異險詐與來俊臣同為羅織經屠覆宗枝朝貴以作威勢自司刑評事俊臣同引為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監察御史常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

置于别所矯制賜自盡並號哭稱寃不服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鍜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遥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劒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鞫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肅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共

肆其凶忍唯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亦有遠年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寃濫下制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者並遞還本管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

來子珣雍州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

姓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憂起復朝散大夫侍御
史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
行感并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為子珣誣告謀反誅
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俄又轉為
游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
誚之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右
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羅告

衣冠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放瓊州妄稱勅追時胡元禮爲侍御史使嶺南道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洛陽尉元禮今爲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絶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慴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恡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兎縣

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郭霸廬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

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悅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搒捶考禁不勝而死聖歷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

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轉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有兩角騏驎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

鳳閣舍人王處來庭主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勔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頊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頊以素不習武為辭則天曰賊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初太原有術士溫彬茂高

宗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項初至州募人略無應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為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及賊退項入朝奏之則天甚悅聖歷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易之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易之為控鶴監項素與易之兄弟親善遂引項以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

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逈秀俱為控鶴内供奉時議甚不悦初則天以項幹辯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於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項聲氣凌厲下視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為卑我諸武於我前其可倚與其年十月以弟作偽官貶琰川尉後改安固尉辱卒初中宗未立為皇太子時易之昌宗嘗密問項自安之策項云公兄弟承恩既深非有大功於天下則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廬陵既

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閉主上春秋既高須有付託武氏諸王殊非屬意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以副生人之望豈止轉禍為福必長享茅土之重矣易之然其言遂承間奏請則天知項首謀召而問之項曰廬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有主意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項既得罪時無知者睿宗即位左右發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頊體識宏遠風規久大嘗以經緯之才允膺

匡佐之委時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祈天之基永懷遺烈寧忘厥効可贈左御史臺大夫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考證

索元禮傳枷研楔總○臣酉按通鑑作枷研楔轂注枷研以枷研其頸楔轂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也總字當是轂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温王鉷附　嚴安之　盧鉉附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裴昇畢曜附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

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紹之按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按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為之遜固抑而延慶且洽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勅右臺大夫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思威權但僶俛佯不問仲之延慶言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嶠與承嘉耳言復說誘

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即
為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
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大
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
爾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反而遇誅紹之自此
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經汴
州辱録事叅軍魏傳弓尋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汙
詔傳弓按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坐死韋庶人妹保

持之遂黜放為嶺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史盧萬石曰項辱傳弓今為所按紹之死矣逃入西京為萬年尉擒之擊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死

周利貞神龍初為侍御史附託權要為桓彦範敬暉等五王嫉之出為嘉州司馬時中書舍人崔湜與桓敬善武三思用事禁中彦範憂之託心腹於湜湜反露其計

於三思為三思所中盡流嶺南湜勸盡殺之以絶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即湜之表兄因舉為此行利貞至皆鴆殺之因擢為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為廣州都督時湜為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陷幽求從於嶺表諷利貞殺之為桂州都督王晙護之逗遛獲免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景宗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貞觀初為侍中尚永寧公主

旭解褐鴻州參軍轉兖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
桓彦範等誅張易之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
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賫其首赴于東都遷并州録事
參軍唐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并州長吏周仁軌韋
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勑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
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光禄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
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為讐家所發詔旭究其獄
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

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三子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
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寃之旭又與
御史大夫李傑不叶遞相糺訐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
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五年遷左司郎
中常帶侍御史旭為吏嚴苛左右無敢支梧每銜命推
劾一見無不輸欵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任劒南
縣令被告有贓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
奏決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為祇承

人受顧在臺事旭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客記旭受饋遺囑託事乃成數千貫歸謁希虬希虬銜泣見憲叙以冤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付臺司劾之贓私累巨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為時人之所慶快

吉温天官侍郎頊弟琚之孽子也譎詭能諂事人遊於中貴門愛若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寳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承恩倖引温入對玄宗目之而謂嶷

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炅為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温推詰事連炅堅執不捨賴炅與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温遷炅已為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為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第炅必謁焉温先馳與力士言謔甚洽握手呼行第炅覷之歎伏及他日温謁炅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以後洗心事公炅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垍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垍

兄均為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偽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炅使温劾之温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温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即云若存性命乞紙盡答令史輩素諳温各自誣伏罪及温引問無敢違者晷刻間事輯驗囚無栲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己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奭

同鍛錬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為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壻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己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同就臺鞫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屍於大理寺六載林甫又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遺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蓄圖讖以己是隋煬帝子孫闚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温

鞫焉慎矜下獄繫之使温於東京収捕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有學嘗與朝貴遊蹉跎不進與温父琚情契甚密温孩孺時敬忠嘗抱撫之温令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温温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誘之云楊慎矜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温佯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荅三紙辯皆符温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

徐下拜及至温陽始鞫慎矜以敬忠詞為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讖林甫恐事泄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讖書而入於隱僻中詬而出曰逆賊牢藏秘記今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温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温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懼懾即隨意而書無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栲擊獄成矣林甫深以温為能

擢戶部郎中常帶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祿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為兄弟常謂祿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兄為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為相即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為相矣祿山悅之時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溫能玄宗亦忘曩歲之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為河東節度副使并知節度營田及管內採訪監察留後事其載又加兼鴈門太守仍

知安邊郡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起復為本官尋復奏為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素與温交通追入為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關内採訪處置使温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攏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静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充閑廐使因奏加温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廐苑内營田五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

成温轉厚於禄山國忠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宫陟自謂失職託於温結歡於禄山廣載河東土物餽於温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吴豸之使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鞫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温澧陽長史温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温又坐贜七千疋及奪人口馬奸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温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沇鞫之温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守羅希奭死於州

門初温之貶斥玄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温是酷吏子姪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王鈞為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之為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墳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懾懼温則售身權貴噬螫衣冠來頗異耳温九月死始與十一月禄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温報讐耳禄山入洛

陽城即偽位玄宗幸蜀後祿山求得溫一子纔六七歲授河南府叅軍給與財帛初溫之按楊慎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初為御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為李林甫所嫉鉉以堅款曲發於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鉉先與張瑄同臺情音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慎矜共解圖讖持之為驢駒拔橛以成其獄又為王鉷閑廄判官鉷緣邢縡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將白帖索廄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與之鉷死在晷刻鉉忍誣之衆咸

怒恨焉及被貶為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為祟乃云端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由鉉須臾而卒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甥為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温持獄又與希奭姻婭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温鍛鍊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甫卒出為

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當管經畧使十四載以張博濟吉温帶陟帶識奢李從一員錫等流貶皆於始安希𥌓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蔣流往按之復令張光竒替為始安太守仍降勑曰前始安郡太守充當管經畧使羅希𥌓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竄殛尤加委任兾絶姦訛翻乃嘯結逋逃羣聚不逞應是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剥黎甿或輟借舘宇侵擾人吏不唯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髪數愆豈多

其罪可貶海東郡海康尉員外置張博濟往託回邪跡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姻前後貶官歲月頗久逗留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按舉仍更潛匿亡命追刑莫斯為甚並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決重杖六十使夫為政之士克守章程負罪之人期於悛革凡厥在位宜各悉心時員錫李從一帛誠奢吉承恩並決杖遣司直宇文審往監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為蜀

川縣尉使司以推勾見任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已六十餘矣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剥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見任用稱旨毎推一人未鞫即先收其家貲以定贓數不滿望即攤徵鄉里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死輸納不差晷刻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刼州縣不能制因有刼殺事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搒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鎣鞫之鎣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

使雜訊之又不證成其罪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謁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即死矣肅宗潛畱若虛簾内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悪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瑩等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為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賓化尉而死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為監察御史羽貌寢而

性便僻善候人意旨天寶九載為康成縣尉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引在幕下及肅宗於靈武即大位羽尋擢為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剥求進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作大枷有鉤尾榆著即悶絶又卧囚於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為肉餺飥掘地為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若虛上元中擢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為宗子通事舍人李若氷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

遵各危坐於小牀羽羽小瘦遵豐碩項間問即倒請垂足
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絶倒者數
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以勲
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鞫之
羽召支黨羅於廷索勘尾榆枷之布栲訊之具以繞之
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
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闥楚州
司馬張昂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

簿李邕廣文館進士張曼等六人決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户胡人康謙善賈資產以萬計楊國忠為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為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鬚髮皆禿膝踝亦栲碎視之者以為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沒其資產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為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

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為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為吏所擒

館刑袖中執州縣官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宜寢也

贊曰王德將衰政在姦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盤可為懲辛作法為害延濫不仁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